

脚步的痕迹



潮汕记忆

林宋瑜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脚步的痕迹

潮汕记忆

林宋瑜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脚步的痕迹:潮汕记忆/林宋瑜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1

ISBN 7-222-03283-5

I. 脚... II. 林...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098 号

脚步的痕迹——潮汕记忆

著 文:林宋瑜

摄 影:蔡宝烈 蔡希仁
吴大鹏 翁志雄等

剪 纸:赵澄襄

责任编辑:马 清 王绍来

封面设计:王玉辉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650034

昆明益民印刷厂印装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3.375 字数:70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222-03283-5/Z·414 定价:8.8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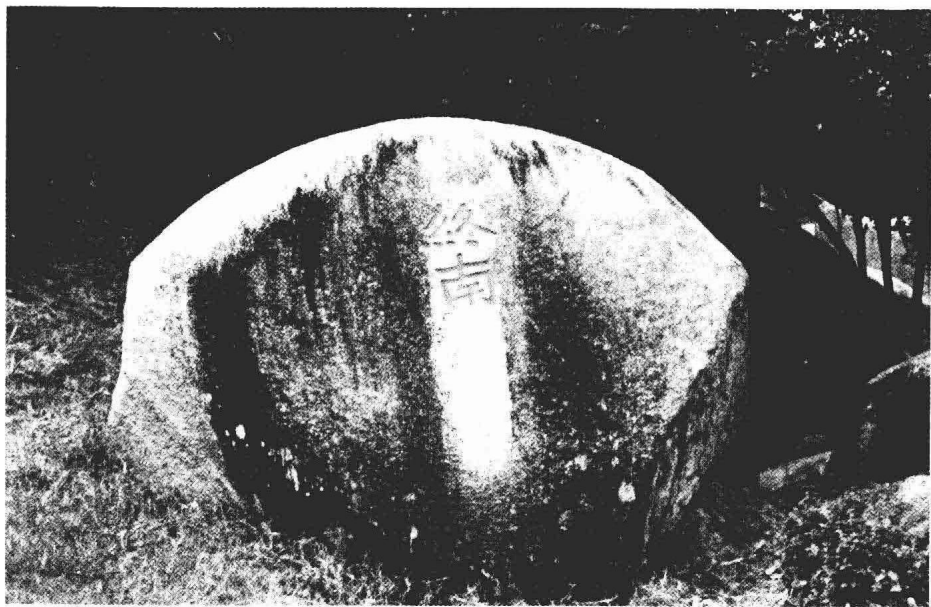
终南	(1)
红头船	(17)
儒气的生活	(37)
韩文公传说	(61)
生命的一部分	(79)
梦之谷	(93)

终 南

我常常像一只渴望温暖的候鸟，
在春天的季节回到家乡。

海滨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湿润的空气挟着海草和水族清爽的腥味向陆地弥漫。陆地已到了边缘，大海扑面而来，它来寻找我们了。我们将在潮声的呼唤中被卷入不知何处的环境，去体验未知。水真是一种深刻的诱惑，柔与韧的流动，把生命带向更遥远的地方。我们生存的状态就好似水在流动不止，饱含激情，航行让我们的心灵感到踏实，哪怕无奈的远离，也暗藏生机。我们不停离家出走，我们又不停地梦回家园。我们贴近土地，也贴近水面，铺盖卷里装着无数的城市和乡镇。梦想，却使我们的脚步与地面、水面贴得更紧，飞翔着的是记忆，它尚未成为影像模糊的老照片。

水就从我的脚踝上漫过去，窄长



的沙滩犹如秋后的晒谷场，金黄、袒露、饱满。水从近处的透明渐渐向前面的四方洩出湛蓝的色彩，你可以清楚看见无数柔软的暗绿色海藻在水下像女人风中的长发，那么婀娜，那么躁动不安，隐隐约约的黑褐色岩石仿佛蓝色水面上神秘的影子。海浪喧嚣得如此放肆，把风的声音压下去了，一声接一声的哗哗哗，哗哗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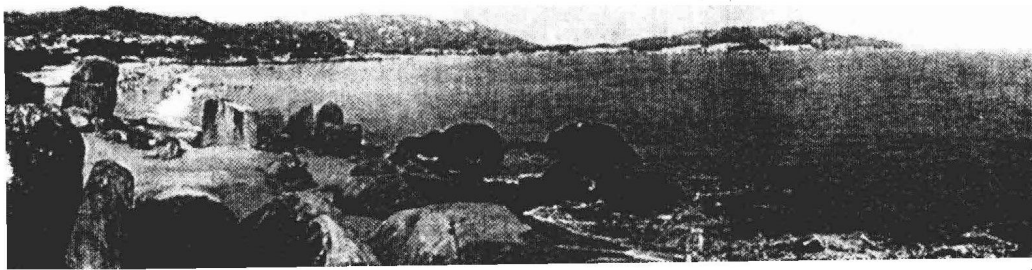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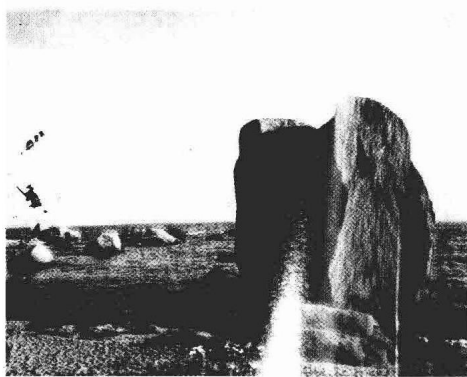
我与姐妹好像结实而柔软的白米袋子被父亲齐齐码在摩托车后座，我们常常这样“嗖”的一声飞上公路，风在耳边叫嚣着，衣裳飘动仿佛翅膀

展开，身躯轻盈如同一股自由流动的空气。但人作为尘世间的空气这样的感觉是以后才有的，是的，我们宛若空气飘荡在金黄色蓝色白色黑褐色相驳杂的海边沙滩。

海门湾的沙滩颗粒很粗，与我后来在别的地方见到的沙滩不一样。这里的石头也多，黝黑、光滑、闪闪发亮，各种形状的贝壳就藏匿在其中。由木麻黄组成的防风林长得看不到边，就在沙滩的背后。比起沙滩，它更像海洋与陆地分界线。那些墨绿色的树叶和柔软的枝柯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摇摆的姿态，它们也像脚底下的水浪起伏着、喘息着，并发出十分故作声势的声音。

我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有些石头就只能爬上去，更远的、更高更滑的，你只能远远看着，把它们当作航行着的船。海藻和飘浮的小生物在石头的阴影下涌动、缠绕，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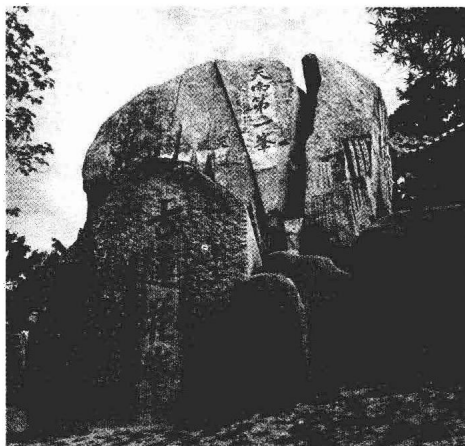




海门湾

随波逐流，生命的过程如此简单。当我把海藻从水中捞起来时，我注意到它们都有能够汲取养分和依附躯体的根须，有一些从身体内部伸长出来的枝蔓。这些根须和枝蔓有时就会吸附在石头上、水底下。一生都浸泡在水中的植物，犹如水一样的形态，走到哪，流到哪，就长到哪。

沙滩在涨潮的时候，会越来越



古莲花峰

小，似被什么厉害的家伙一点点蚕食着，渐渐成了一道又长又细狭的弧线。我们一步步往后退，在白色的浪花追逐下我们退到沙滩的边缘。这种退却，带着游戏的心情，所以是忘乎所以的大笑与咆哮的潮声交织一起的退却。那时候，我确实相信浪花是会发脾气的，它无法把你卷进掌心，它想着法子报复。而当它征服不了你时，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你征服了对方。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布满征服与被征服的痕迹。

父亲说，站住，别动了。他说看着吧，这个浪是打不到这里来的。于是我们手挽手结成一排，示威似地立立定了。浪头越逼越近，我听到我们尖叫的声音化成一群惊慌失措的小雀，然后轰地一声炸响，浪尖刚刚扑过我们的脸，尖锐的凉凉的感觉，但很快就退缩了。我舔舔嘴唇，是咸咸涩涩略带一点苦的味道。正午的阳光像在烧烤，脸颊、脖颈、裸露的手脚很快痒起来，衣服眨眼工夫就干了，并且浮出一层不规则的白色斑纹。父亲说，这是盐花，我们变成了咸鱼。

是否因为摩托车的缘故？海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片晴朗而美丽的蔚蓝色。潮声有一种歌吟般令人愉悦的



音乐感，那种节奏与体内的韵律是和谐的。每次去海边，总是快乐的心情，最后残留在记忆里的，也是快乐了。

那时候，我几岁呢？难以确定，反正是十岁之前。我眺望大海，渺茫的辽阔的海面，看不到头。海与天空一样无边无际，高深莫测。月亮上据说住着嫦娥、吴刚和兔子之外，还有天宫、王母娘娘以及各路神仙，这都是我们人类有生之年无法到达的地方。海呢？海底之下除了海龙王家族，海面上还有什么？那些船只扬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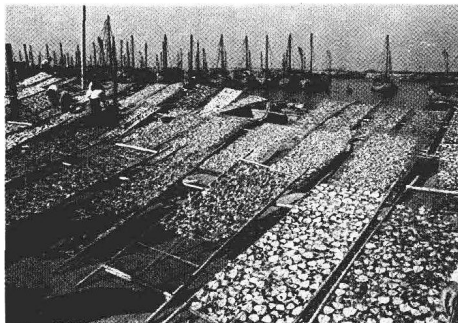
风帆到哪里去了呢？

在阳光十分明媚的夏天，云彩几乎见不到。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这时候，努力眺望，隐约能看到海平线的末端有星星点点的褐黑。父亲的指尖比划着：那是岛，是小小的陆地，我问，是台湾岛吗？

是的，是台湾岛。

这个答案显然是大人对小孩子的敷衍，我现在当然知道那不是台湾岛。

我开始学会看地图。顺着大人的指点，我发现地球是以蔚蓝色的海洋为主的，陆地以弯弯曲曲的形状显得委屈求全地飘浮于水面。我还找到家乡的位置，它处于这块欧亚大陆的东南边缘，大片的蓝色似乎随时都可以把它淹没。海洋也并非是无边无际的，有许多像我家乡一样的地方，一点点相连成曲折而漫长的海岸线。与陆地相比，这些地方与海更亲近，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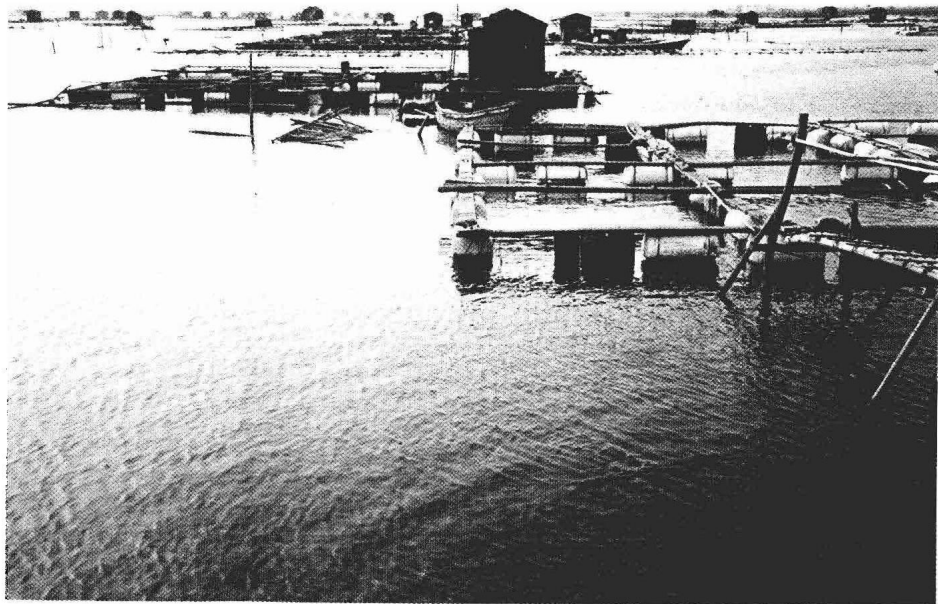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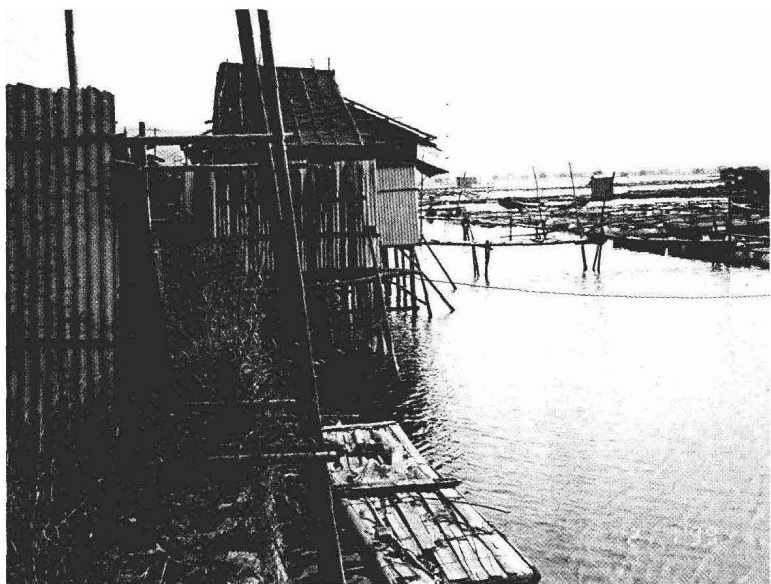
里的人们仿佛时刻准备着出海远航。

我站立的这片土地，再向前一步就是大海。潮声充满危险而有号召力的诱惑、呼唤。我已经不再把海洋当作一隅蓝天，海水之外，还有陆地，还有人家。从海出去，有崭新的世界，它们似乎就是梦想的落脚点。那些帆影摇动起来就好似高扬的手臂，它们将去把握另一种可能的生活。

莲花峰确实是一个最佳的眺望点。裂开的石瓣在靠近沙滩的小山丘

饶平三百门渔场





饶平三百门渔场

上凝成一朵永绽不败的莲花，朝海处的大石壁上有“终南”二字，苍劲有力，气贯如虹，据说是宋末右丞相文天祥手握利剑题刻。认真端详，你会发现“南”字里面藏着一个端正的“午”，看来是有意为之。事实上，当年文天祥正是在烈炎当空的正午时分登临这块原本为庞然巨石的顶水之滨，眺候年仅九岁的少帝昀的孤舟，他面水号泣，白首频搔。背对气数已尽的宋室江山，忠巨仰天太息，终于石裂山崩，一蕊莲花丹心昭日盛开在骄阳之下，从此便成为正气不朽精忠报国的象征。我的族亲，被这种忠义深深打动，他们在此地建立了忠贤



潮阳棉城
东山双忠祠

祠，所谓“一死丹心昭日月，千年正气凛元霜”，历经多少朝代留给人民直观形象的启示与教育便是忠君报国。翻阅陈旧的史籍，这段历史竟是那么辛酸悲壮。当时的南宋朝廷从恭帝德右元年（1275年）文天祥奉诏勤王起，到端宗景炎三年（1278年）抗敌失败止，并没有拨给文天祥一兵一卒与任何钱财。忠臣文天祥是以“乌合万余”奋力抗元，也是以“舍生取义”永垂丹青的。至于萎靡的宋室是

否有存在的意义以及尚在懵懂童年的少帝是否有能力统治江山，似乎已不再重要。谁肯深究这样的问题呢？

时至今日，文化的断裂与嬗变使我难以真正理喻文天祥，时间把我们的的心灵和思维隔得很远。我伫立莲花峰，四周尽是历史沧桑的摩崖石刻，那些歌颂与凭吊，最后留给我的是一个遥远而惨烈的英雄故事，一个关于忠臣护主卫国的传奇场面。文天祥与唐代的韩愈一样，对这身处省尾国角的东南濒海老百姓的影响仿佛春夜的雨丝，你完全能够从不断吐芽的植物上找到它的踪迹。忠贤祠是后人修建的，“忠贤”使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化为形象的榜样，哪怕他效忠的宋室事实上已遗弃了他。正是因着这样的榜样，我的祖先们，他们背山向海，再朝前一步，

海门莲花峰
文天祥石雕



就是异国他乡，内心深处却与文天祥共鸣。他们精神的家园，永远是在那由皇帝统治着的中原黄土地上。

我更愿意想像一个逃离陆地的场景。祖先们正是在不断的逃离中，从中原沿海岸线迁徙，来到这山高皇帝远的僻壤，海就是你遭遇危险时一条可能的出路。如今，皇帝近了，皇帝他也在逃离途中。朝廷在逃离来自北方强悍的追逐，家园已经抛弃，前面除了海水，还是海水，国土的疆域没有留下余地。而九岁的少皇帝并不知进退，不知江山的意义，或许他在逃离的路上只有惊奇和激动，那充满冒险、猎奇、神秘、绝望或希望的各种可能性对儿童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忧心忡忡的是文天祥这样的忠臣。当时文天祥面对茫茫大海，不忍目睹身后一大片已遭外族践踏的土地，那意味着江山和王朝；他在谒拜潮阳东山的双忠祠时写下的一首《沁园春》开头便是：“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但宋室仍在步步偏安，迫向南方，最后被迫到汪洋大海边，海对于南宋王朝，是墓地，是脆弱灵魂永远的摇篮。最后的宋皇帝少帝昀就是在另一位忠臣左丞相陆秀夫怀里跳下悬崖，葬身海底的。少皇帝孱弱

的生命，犹如巨浪溅起的泡沫，瞬间就消失殆尽了。

人们还记得本来被谪放在潮州的陆秀夫也已不计个人屈辱，他在不到



三年的时间里，率领十万将士护拥的是不满十岁的一对儿童皇帝，辗转饶平、南澳岛、陆丰甲子、雷洲湾，最后像一群团团转的蚂蚁旋回崖门。他先仗剑把妻儿赶下深渊然后再负帝蹈